

同音研究

李范文著

禰

毘

李范文著

同音研究

赵稼和题

宁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 庄
装帧设计 李铁良

同 音 研 究 · 李范文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6 印张:59.25 插页:3

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册

统一书号:9157·8 定 价:22.00元



李范文

李范文 1931年生，陕西省西乡县。现任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著有《西夏研究论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合著有《西夏简史》、《西夏官印汇考》。

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多民族国家。灿烂的文化，是各族人民用智慧之火共同点燃的。过去历史上的民族有的虽然在今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她们所创造的文化却是中华民族古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研究和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政权（1038—1227），曾和历史上的宋、辽、金各朝代并存，雄踞祖国西北近二百年（有的历史学家从拓跋氏建立夏州政权算起，那就近三百五十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西夏的各族人民对祖国西北边疆经济和文化的开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创造了宝贵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有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开发西北、建设宁夏仍可借鉴。宁夏是当日西夏的心腹地区，银川又是西夏的故都，研究西夏的历史和文化，对于宁夏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应是责无旁贷的。

西夏在建国前就创制了西夏文字，并用它撰写官牒、文告、律令、史书、诗集和翻译汉文典籍，民间也广用西夏文写借据、书信和药方等。西夏灭亡后，元、明两代散处各地的西夏后裔也还继续使用西夏文字。由于元朝统治者在修宋、辽、金三史时，没有同时给西夏修专史，明、清两代的史家从汉籍中作了一些汇集史料的工作，致使当代人对西夏内部的国家体制、阶级结构、经济变化、军事设施、文化艺术等等，不能完整、明晰地了解。所以，为了对上述问题有透彻的了解，就必须研究西夏人用西夏文写成的原始文献。而要读懂这些文献，首先必须认识西夏字，必须对每一个西夏字的音义有明确的了解。本世纪以来，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学者，在西夏文字的注音释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成绩，为研究整个西夏历史和文化做出了贡献。

李范文同志长期在宁夏工作，多年从事西夏历史和文字的研究。他在广搜材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西夏文韵书《同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成《同音研究》一书。这部书对近六千个西夏字（已经发现的西夏文字，差不多尽收在内了）进行了注音和释义，又编排了详细的检字索引，实际上使

这部书具有简明夏汉文字典的性质。当然，它又不单纯是字典，里面还包含了作者对西夏语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本书能帮助读者读懂西夏文的原始文献，这对利用西夏史料，研究西夏的内部情况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热情地向同志们推荐这部书。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人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以自己切实的工作，为促进各族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为促进宁夏建设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马伯理 一九八二年十月

前言

一九七三年夏，先师罗福颐先生将其兄罗福成先生的手抄刊印本《同音》一书惠赠我时，我即产生了译释《同音》的想法。随后我从日本西夏学者西田龙雄教授的《西夏语之研究》一书中，得知他已译释《同音》三千多字，编为《西夏文字小字典》附录在该书之后。我怀着渴求的心情，拜读了西田先生的大作，受益匪浅。他对西夏文字的考释，颇多新见，他建立的西夏语音体系，也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但对照《同音》研读再三，也发现无论从注音或释义来看，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他把所有的浊辅音一律拟测为带鼻冠音的浊辅音。西夏语本无轻唇音，他则拟出了F- V - ㄇ V - 的音值^①。在释义方面，他把“黧色”，译为“蝗虫”（见《西夏语之研究》第二卷第355页。以下简称“语”）；“困难”，译为“舌头”（语349）；“吞咽”，译为“脂肪”（语357）；“畏惧”，译为“雹雪”（语483）；“纷纷”，译为“薰薰”（语457）等。笔误和错讹之处，时有所见。这就更加促使我去研究我国这部西夏语言文字学的“世间大宝”^②，下决心对这部书进行全面译释和重新研究。

由于当时我正忙于《夏汉字典》的编纂工作，加上我对汉语古音韵学特别是唐宋时的西北方音了解不够，案头也还缺乏《广韵》、《唐五代西北方音》、《汉语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以及西夏人著的《文海》等一些最基本的参考书，全面的研究工作还很难进行，只能先作准备。准备阶段除了广泛搜集资料外，我的第一步骤是对党项遗民进行实地调查。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于公元一〇三八年建立的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家。公元一二二七年被蒙古主成吉思汗灭亡，历时一百九十年。如果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宋史·夏国传》）的拓跋思恭建立的夏州政权算起，历时三百四十七年（公元881—1227年）。这比北宋（公元960—1127年）和南宋

^① 西田龙雄：《西夏语之研究》第一卷第149页。

^② 《同音·序》。

（公元1127—1279年）合起来三百二十年还多二十七年。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随着西夏的灭亡是否真的销声匿迹了？其后世在今天还有无踪可寻？我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

在探索的过程中，得学长王尧同志鼎力相助，主动提供国内外及藏文文献里有关西夏的资料。其中有原四川大学教授邓少琴先生当年赴西康调查西夏遗民的信息。我致函与邓老联系，他迅即将大作《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摄影相赠。这就更坚定了我研究《同音》前必须去调查西夏遗民的决心。如果能获得西夏遗民或在唐代末北徙而留居的党项遗民的语言资料，这对研究《同音》，建立西夏语音体系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是《夏汉字典》定稿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九八〇年五月，我沿着西夏遗民南徙的旅途，经甘南至甘孜，然后直驱阿坝。终于在四川康定沙德乡见到木雅人。他们聚居六巴公社，我们在那里住了月余，记录了四千多个单词、二百多个例句。在道孚县，见到了道孚人，他们很可能是未北徙而留居下来的党项人，即吐蕃称之为弭药的部族。他们的语言有的基本词汇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注音很相似，例如：“今日一日”，《掌中珠》注“盃能得能”，道孚话也是“盃能得能”。“今年”，《掌中珠》注为“盃韦”，道孚话也是“盃韦”。这些发现对研究西夏语，建立西夏语音体系，无疑是新鲜的参考资料。一九八〇年十月，我着手整理调查资料，并将木雅、道孚、嘉戎三种语言的单词与藏语三大方言的单词进行比较，计划写《弭药语调查与研究》一书，后因某种原因，未能如愿。但这次调查所得新资料对我研究《同音》，确定音系，很有裨益。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写出《西夏韵书〈同音〉校释》一文。一九八三年秋，我将《同音研究》正式作为研究课题上报我院，得到院领导和区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列为全区重点科研项目之一。从此，我倾尽全力研究此书。一九八四年四月，日本西田龙雄教授来访，我负责接待。在骑车去宾馆的路上，不幸被人撞倒，左腿股骨颈骨折，住院动手术，卧床半年，而后又休息一年。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养病，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静治学的环境。这段时间，与我形影不离的正是这部《同音》。《同音》陪伴我，我研究《同音》，苦乎？乐乎？尽在其中矣。

一九八四年底，《同音研究》基本完成，我将稿本请我所韩荫晟同志帮我修改。其后即送宁夏人民出版社审阅，得到出版社编辑同志的热情帮助。该书译释部分，数量多，难度大，为了不致出大的差错，贻笑大方，我又请我所罗矛昆同志帮助校对。由于排版困难，只能缮写影印，我的助手卢桐同志废寝忘食，一笔不苟地书写。当读者目睹这方整遒劲的书法时，定会感到

是一种艺术享受。

本书由著名书法大师赵朴初先生抱病题签，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黑伯理同志拨冗作序，自治区财政厅拨专款资助出版，这充分表现了前辈和领导对学术的奖掖。我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过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主动为我提供参考资料者，先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应琳、史金波同志，语言研究所的冯蒸同志，历史研究所的耿昇同志，中国边疆研究中心的房建昌同志，宁夏大学的高葆泰同志，张素娥同志帮我译了英文提要。日本西田龙雄教授远隔重洋寄来《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之研究》（上），对我研究音系很有参考价值，我在拙著里大量引用了他提供的资料。当我决定引用苏联学者索夫罗诺夫（М. В. Софронов）教授的《西夏语语法》一书中关于《同音》两种版本声韵比较表时，发现该书第262页缺，误将第141页重放于此。于是我致书求援，索氏从十八年前的旧稿中找出此页，复印寄赠。虽为一纸，价值极为珍贵。他的厚谊使我们在学术交流中，迈开了可喜的一步。在此，我谨向一切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同志、同行以及为我提供资料，帮助我审稿、修改、书写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在写作过程中，我虽力求做到准确、科学，但勿庸讳言，对这过去研究不多的西夏语言文字，作者实难尽其精义，此书的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我诚心欢迎大家的批评。

李范文

一九八五年国庆节

目 录

序	黑伯理	1
前 言		3
一 《同音》的学术价值		1
二 《同音》的字数辨正		7
三 罗福成的《同音》手抄本勘误		14
四 《同音》的语音系统		23
(一) 关于声母问题		29
1 声母反切系联表		31
(1) 重唇音		31
(2) 轻唇音		37
(3) 舌头音		39
(4) 舌上音		45
(5) 牙 音		45
(6) 齿头音		52
(7) 正齿音		58
(8) 喉 音		64
(9) 来日音		67
2 声母音值拟测		73
(1) 重唇音		73
(2) 轻唇音		76
(3) 舌头音		79
(4) 舌上音		84
(5) 牙 音		87
(6) 齿头音		95
(7) 正齿音		98
(8) 喉 音		107
(9) 来日音		112

3	声母问题讨论	121
(1)	关于鼻冠音问题	121
(2)	关于复辅音问题	123
(3)	关于正齿音问题	124
(4)	关于声母音值问题	125
(二)	关于韵母问题	128
1	韵母反切系联表	128
2	韵母音值拟测	137
3	西夏语105韵音值表	188
4	韵母问题讨论	190
(1)	关于紧元音问题	190
(2)	关于鼻韵尾问题	190
(3)	关于 r 韵尾问题	193
(4)	关于韵目问题	193
(三)	声韵配合表	195
五	《同音》译释	200
六	《同音》两种版本声韵比较表	483
(一)	重唇音	484
(二)	轻唇音	508
(三)	舌头音	521
(四)	舌上音	543
(五)	牙音	544
(六)	齿头音	571
(七)	正齿音	590
(八)	喉音	606
(九)	来日音	624
七	《同音》校勘本	656
八	《同音》检字索引	768
九	汉夏检字索引	846
(一)	音序检字索引	846
(二)	笔画部首检字索引	887
附	录	
一	英译目录	923
二	英文提要	张素娥译 925

一 《同音》的学术价值

《同音》是西夏王朝编修的一部韵书，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尤其是语音系统的重要资料。这部书最早刊印于西夏崇宗乾顺元德七年（公元1125年），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再次刊印，世称旧版本。到了仁宗仁孝乾祐七年（公元1176年）前后，西夏著名学者梁德养修订重编，于乾祐十八年（公元1187年）再次刊出，世称新本或再版本。

目前海内外流行的版本，即罗福成先生的手抄刊印本，为西夏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刊印的旧版本。新旧两种版本原件现均藏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是1909年俄国人柯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从我国黑水故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掘所得，原件迄今尚未公布，只是在索夫罗诺夫（М. В. Софронов）著的《西夏语文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第二卷里将《同音》两种版本按声韵排列剪贴发表。

据已公佈的资料分析，可以看出新旧两种版本最大的区别在于旧版本大体上不分声调，平声和上声放在一起，视为同音；新版本则把平声与上声分开，各成一类。从旧版本可以看出平声和上声二者相配合的关系。因为现存的西夏文反切资料，只有平声部分保存比较完整，而上声部分只是零星地保存在佚名的手抄本西夏字书残卷里，“所以许多上声字的声类韵类只有借其平声字的关系才能决定。从这一点来看，《同音》初版远比再版重要。”^①

从学术价值上讲，故然旧版本远比新版本重要。但在注释与刊印方面，新版本比旧版本则大有改进。例如：旧版本里注“不行”（𐵑𐵒）二字共十三处，含义不清。新版本均去掉“不行”二字，改为含义清楚的注字；少数注字也比旧版本清楚。新版本字体方整清晰，秀丽遒劲，也为旧版本所不及。新版本还增加了

① 龚煌城：《西夏韵书同音第九类声母的拟测》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 1981年第一分 第17页。

二十二个新字(词),丰富了西夏字的内容,特录此译释,①以飨读者:

第三品舌 头 音

1 𪛗 nia 2.56 误; 𪛗~dzi nia [自纳] 错误 1.11 (30B4) ②。

2 𪛘 thtt 2.18 [侗, 迷]; ~𪛘𪛘 thtt thi xtt [侗梯谐], 即𪛘=𪛘(𪛘) th(thi) + 𪛘 tt(xtt), 1.11 (17A3) 2.18 (54A3)。

3 𪛙 -iou (声母不详) 1.15; ~𪛙𪛙 -iou ? tshiou [??粗] 1.51 (34A4) (注: 此字与《同音》(17A1) 𪛙字形相同, 声韵调义均有别, 前者为平声第15韵, 属独字; 后者为平声第3韵)。

4 𪛚 diē 2.32 [鄧]。

4' 𪛛 the 2.53 太, ~𪛛𪛛 the thi 1E [太梯来], 即𪛛=𪛛(𪛛)+𪛛(𪛛) 1.11 (17A31), 2.53 (52B47)。

第五品牙 音

5 𪛜 kt 1.27 淡; ~𪛜 kt tshie [格尺] 咸淡 1.10 (38B2)。

6 𪛝 (声韵未详) 公; ~𪛝 ? t6ia [公占] 公正 ? 1.19 (36A2)。

7 𪛞 khjou 2.44 [邱, 丘]; ~𪛞𪛞 khjou khi jjou [邱氣右] 即𪛞=𪛞(𪛞)+𪛞(𪛞) 也即 khjou = kh(khi) + iou(jjou), 2.10 (22A5) 2.44 (44B1)。

8 𪛟 kiō 1.72 禱; 𪛟~kiu kiō [居炯] 祈禱 1.59 (21A1)。

第六品齿 头 音

9 𪛠 tshi 1.11 [戚, 漆, 葺]; ~𪛠𪛠 tshi mer mtt [戚弥没] 戚: 族姓 1.86 (6B2) 2.25 (2B5)。

10 𪛡 dza 1.17 凿; 𪛡~tsia dza [则] 拶] 斧凿 2.78 (31B2)。

11 𪛢 dzīē 2.35 裁; 𪛢~ka dzīē [科] 裁] 裁衣(毛布) 1.79 (25A1)。

12 𪛣 (声韵未详) 思; 𪛣~siē ? [思?] 思念 2.35 (29A1)。

13 𪛤 dzəu 1.43 [徂]; 𪛤~khui [亏] 徂] 1.30 (25A1)。

① 这一部分十分重要, 无法收入《同音》译释一章, 只好放在这里, 供读者参攷。

② “1”表示平声, “2”表示上声, “1.11”即平声第11韵, “30B4”即《同音》第30页第2面第4行。

第七品正齿音

14 𪔐 dzia 1.21 裂; 𪔐~|ie dzia {裂船} 破裂 2.30 (5486)。

15 𪔑 tɕiou 2.44 结; 𪔑~ʔa tɕiou {阿奥} 集结 2.14 (4487)。

16 𪔒 tɕh əu 2.38 {醜}。

17 𪔓 dʒi 1.30 朽; ~ 𪔓 dʒi ɡɔ {謚共} 腐朽 2.47 (2683)。

第八品喉音

18 𪔔 ʔiu 2.70 {姬, 迂}; ~ 𪔔 ʔiu mer mɛ {姬弥没} 姬: 族姓 1.86 (682) 2.25 (285)。

19 𪔕 xia 1.26 {献 軒 賢}; ~ 𪔕 xia xi jia {献 稀 延}, 𪔕 = 𪔕(𪔕) + 𪔕(𪔕) 即 xia = x(xi) + ia(jia), 1.11 (43A6) 1.26 (4387)。

第九品来日音

20 𪔖 li 1.29 风; ~ 𪔖 li giuo {力我} 伤风, 感冒 2.42 (27A4)。

21 𪔗 liuo 1.49 明; ~ 𪔗 liuo mu {陆目} 明暗 1.75 (582)。

22 𪔘 lia 1.64 栅; ~ 𪔘 lia jiu {辣药} 毛栅 2.2 (42A3)。

新版本问世约五十年左右, 西夏灭亡。但从已经发现的资料证明, 西夏晚期有的学者仍试图使它更臻完善, 有人在每个大字的背面注明该字的含义; 有人把大字的结构、含义、音韵、声调以及反切资料均一一注明。①这说明为编订《同音》这部极为重要的工具书, 西夏学者们花费了集体的艰巨劳动, 从中也不难窥见该书的学术价值。

《同音》的西夏文为𪔕𪔕, 直译为“音同”, 义译为“同音”。何谓“同音”? 同音者又称直音, 直音者必须声韵调全同。罗常培先生说: “就汉语字音的结构言, 两字之‘头’、‘颈’、‘腹’、‘尾’、‘神’各部悉同者始可互为注音, 然字形有限而音变无方, 故‘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 或有同音之字而隐难识, 则其法又穷’。……故直音虽较譬况读若略为准确, 而终不得演进为反切者, 殆即所谓穷则变, 变则

① 聂斯克:《西夏语文学》(H. A.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第一卷 第121—122页。

通而已”。①西夏人正是吸收了唐宋时代流行的注音方法而修《同音》。

《同音》全书按声母类别分为九品，依次为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等，其次序与《韵镜》上的三十六个字母排列次序相同。各品开头把同音的字放在一起，分成一组一组的小类，各小类之间，用小圆圈隔开。一个字自成一类而不与其它字同音者，则放在各品之末，称为独字，字与字之间不用小圆圈隔开。大字约五千八百多个。注字分族姓、人名、地名、字义、语助、真言、梵语、不行、反切注音、字体构造等，共计六千二百多字。②

《同音》与另一部西夏文大型字书《文海》（菽蕢）③具有同等学术价值，且因其保存字数最多、内容更为完整，其学术价值又超过《文海》。《文海》虽然对每个字的结构、字义、读音等作了详细注释，但它仅保存了平声部分，计二千五百七十七个词目，上声部分全缺。而《同音》保存下来的单字（词）达五千八百多个。这对于鉴别西夏字形、笔画，确定正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果把这五千八百多字的读音和释义研究清楚，对于今天编纂《夏汉字典》，为研究者们进入西夏文献宝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部韵书保存这么多民族古文字（词），

① 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第97页。

② 关于《同音》的字数，详见下一章。这里是根据实际数字统计的，与《同音序》统计的数字不一致，《序》文误。

③ 《文海》是西夏学者仿《广韵》而撰的一部辞书，可以说《文海》是西夏文的《广韵》。它增加了释文部分，兼有说文性质。此书作者不详，其成书年代说法不一。苏联学者柯萍（К. В. Келинг）等四人合著的《文海》（Море писем，1969年版）称：《文海》（菽蕢）原件背面有“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和“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我国学者史金波等三人合著的《文海研究》（1983年版）认为：“《文海》背面的汉字多有被截断痕迹，可知《文海》用纸系宋代旧纸，估计《文海》成书晚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龚煌城认为“成书不会晚于1124年。”（见《西夏文字的结构》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 1981年第一分 第80页）。实际上他同意索夫罗诺夫（М. В. Софронов）和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的观点。

这本身就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堪称“为世间大宝”。^①据苏联聂斯克(H.A.Неский)从《文海宝韵》(飛龍韻)里搜集的资料^②证明，西夏语平声97韵，上声86韵，《文海》所缺的字，《同音》恰好可以补充。

对《同音》最早进行研究的是苏联聂斯克和我国罗福成先生。公元1909年，《同音》被俄国探险家柯智洛夫(П.К.Кзылов)从我国黑城发掘出来，1919年，我国学者罗振玉先生旅居日本时，第一次将《同音》旧版本抄录出版。1932年其子罗福成发表了《韵统举例》一文，^③选《同音》第一品重唇音内一百四十六字作了解释。他说：“《韵统》，一称《音同》，虽无汉文，於西夏字音有关系，至为可贵。”^④1935年，罗福成先生又将其父抄录出版的《同音》旧版本重新抄写在大连刊印，名曰：《西夏国书字典音同》一卷，由刘楚人题签，库籍整理处印。这部书的出版，“供学术界使用，为西夏语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⑤

随着对西夏文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到了六十年代，学者们对这部书不仅研究它的字义，而且着重研究它的声韵系统，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著。1963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教授发表了《西夏国书字典〈同音〉的同居韵》^⑥一文。1964年，西田龙雄教授发表了《西夏语之研究》第一卷，他利用《文海》、《文海宝韵》、《五声切韵》、《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汉、藏、梵文的对音资料，对《同音》的语音作了系统的研究，构拟了西夏语语音系统，并对西夏字的构造进行了分析。1966年，他发表了《西夏语之研究》第二卷，对《同音》已识出的三千五百三十九字（其中少数字未识，仅有拟音，有的尚无拟音，已识的字中有的欠妥或误识），按部首分类，编出《西夏文字小字典》，附在书后。1968年，苏联学者索夫罗诺夫(М.В.Софронов)发表了《西夏语文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一书，第一次将《同音》的新旧两种版本按声韵调分类，并注反切读音，列表剪贴影印出版（见本书第六章：《同音》两种版本分类比较表）。他在构拟西夏语音方面比西田教授前进一步，他充分利用了西夏文反切资料，并附录了

① 《同音序》(飛龍韻)。

② 聂斯克：《西夏语文学》第一卷 第129页（俄文版1960年）。

③④ 《西夏文专号》，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 第3号 第81—87页。

⑤ 西田龙雄：《西夏语之研究》第一卷 第9页。

⑥ 见《语言研究》(日本)43期 1963年 第34—49页。

五千八百一十九个单字的检字索引表，（实际上只有五千八百一十一个字，2228与2229号重，3895号无字，0077 𐵓、0335 𐵓、0334 𐵓、2564 𐵓、2650 𐵓、3633 𐵓、5281 𐵓等均无出处）。1981年，我国学者龚煌城教授发表了《西夏韵书〈同音〉第九类声母的拟测》等文，^① 对前人的研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见解。过去人们认为“面对西夏语言学上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已经疲于奔命”的局面，^② 经过以上学者的努力，逐渐得到改善，西夏文的研究向前迈开了一步。

① 载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五十二本 1981年 第一分 第1—100页。

② 同上第37页。